

論羣众路綫



論羣众路綫

中華全國總工会幹部学校
馬克思、列寧主义教研室 編

工 人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論羣众路綫

中華全國總工會幹部學校編
馬克思、列寧主義教研室

*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九號

工人日報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1576 開本：850×1168 1/32

字數：158,000字 印張：6 15/16 插頁：5 印數：1—32,000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價（6）一元一角

編 者 的 話

一、編輯本書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工會幹部學習有關羣眾路綫的理論，正確地領會並在日常工作中貫徹黨的羣眾路綫。

二、本書主要是集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經典著作中譯本內以及毛澤東等同志著作中有關羣眾路綫、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論述，也還摘錄了一些有關的蘇共中央、中共中央的決議和季米特洛夫等同志的言論。但是遺漏的地方一定還會有；同時，我們也有意地減掉了個別內容基本相同的段落。因此，就按上述著作來說，本書所集錄的這些材料也不能認為是完全的。

三、各章節內容的排列，嚴格地說，在各章節之間並沒有絕對界限。

本書在取材和編排方面，缺點一定不少，請讀者指正。

CA-1-3

目 錄

第一章 人民羣众是歷史的創造者

- 一 人類歷史首先是生產方式的發展史，是勞動人民的歷史…………… 1
- 二 工人階級在歷史上的作用……………14
- 三 不是英雄創造歷史，而是歷史創造英雄……………24

第二章 联系羣众是共產党區別於其他政党的顯著標誌

- 一 党的力量在於和羣众的联系……………32
- 二 相信羣众，依靠羣众……………33
- 三 關心羣众生活……………48
- 四 關於党的羣众路線問題……………56
- 五 工人階級的羣众組織——工会是党联系工人羣众的引帶…………70

第三章 羣众路線的工作方法

- 一 工作方法的重要性……………101
- 二 深入羣众，倾听羣众意見，向羣众學習……………103
- 三 說服教育是羣众工作的基本方法……………116
- 四 要善於等待和誘導羣众，逐步提高羣众的覺悟……………123
- 五 支持新鮮事物，總結与推廣羣众的創造……………137
- 六 培养積極分子——領導与羣众之間的桥梁……………142
- 七 改進領導方法……………147
 - 集体領導是党的領導的最高原則……………147
 - 要善於抓住工作中的基本環節……………151
 - 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156
- 八 反对官僚主义……………161

第四章 批評与自我批評

- 一 開展批評与自我批評是改進工作、培养幹部、教育羣众的方法 180
- 二 開展自下而上的羣众性的批評 196
- 三 正確地掌握批評与自我批評 207

第 一 章

人民羣众是歷史的創造者

一 人類歷史首先是生產方式的 發展史，是勞動人民的歷史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彼此間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們本身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與他們當時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程度相適應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就組成爲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所賴以樹立起來而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與其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決定着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精神生活的一般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恰恰相反，正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序言”，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一卷，蘇聯外國文書齋出版局一九五四年版，第三四〇至三四一頁。）

……什麼是社會，不管它屬於那種形式？是人類的相互作用的產物。人類可以自由地選擇他們的社會形式嗎？不能。人類的生產力發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會有某一種相應的交換和消費的形式。在

生產、交換、消費的一定發展階段上，就會有一種相應的社會結構的形式，就會有一定的家族組織、階級狀況，一句話，就會有一種相應的市民社會。在這樣的市民社會基礎上，就會有一種相應的政治情況，而這政治情況正是市民社會之公務的表現。這一切，都是普魯東先生不會了解的，因為他相信，只要把國家解釋成社會，也就是只要把社會之公務的總結解釋成公務的社會，就算是做了大事情了。

還必須要再附加一點：人類對於他們的生產力——他們的全部歷史的基礎——並不是自由的主人，因為任何生產力都是一種獲得的力量，都是從前的活動的產物。固然，生產力是人類的實踐能力的成果，但這能力本身卻決定於人類所處的這樣的情況：即人類是靠著以前已經獲得的生產力和在他們之前已經存在（不是他們所創造的，而是過去世代的產物）的社會形式而生存的。任何後來的世代都是靠著先前的世代所獲得的生產力（它對於前者是作為新的生產的原料）而存在的。這一個簡單的事實，就在人類歷史中間構成了一種關聯，構成了一種人類的歷史，這歷史，愈是能夠把握到人類的生產力的生長，並從而把握到人類的社會關係的生長，也就愈更是人類的歷史。必然的結論是：人類的社會史，常常是它的個人們發展的歷史，不管他們自己對於這點是否能意識得到，都是一樣的。他們的物質關係構成了他們的一切關係的基礎。這物質的關係，只是他們的物質的、個人的活動藉以實現的必然的形式。

普魯東先生把觀念和事物混淆了。人類決不放棄他們所獲得的東西，但這並不是說，他們也不放棄那他們藉以獲得某些生產力的社會形式。完全相反，為着要使爭取得的成果不至於喪失，為着不要失去了文化的果實，人類在他們的交換方法不能再和現已獲得的生產力相適應的一瞬間，就不能不改變他們的傳統的社會形式——我這

裏所說的“交換”(Handel)是指最廣義的用法,就等於德文裏的“往來”(Verkehr)的意思。举例來說,譬如特權、行會和社團的組織、中世紀的法規等,都是社會關係,這些社會關係總是適應於既已獲得的生產力,並且適應於早先存在的會使這些制度產生出來的社會狀況的。在這些社團和法規的庇護之下,資本就積蓄起來,海上貿易發展了,殖民地也建立起來——到這時,人們如果還要想保守着那些形式,保守着那些使果實在其庇護之下成熟起來的形式,那他們就會連這些果實也要失去了。於是就發生了兩次的暴變,即一六四〇和一六八八年的兩次革命。一切舊的經濟形式,一切和它相適應的社會關係,以及舊市民社會之公務的表現——政治的狀態等,在英國都被打碎了。這樣,人類實行生產、消費、交換等所依據的經濟形式,都是過渡的、歷史的。人類用新獲得的生產力來改變他們的生產方式,又用這生產方式來改變一切的經濟關係,而經濟關係僅只是這種特定生產方式的必然關係。

普魯東先生很理解人類製造布、麻和絲織物的事;他能夠了解到這麼樣簡單的事情,是他的一个大功勞!普魯東先生所不了解的是,人類也能有足夠的力量來生產社會關係,而他們就是在一種關係裏製造布和麻的。普魯東更理解不到的是,能夠像實行物質生產一樣地生產出社會關係來的這人類,還能夠創造出觀念、範疇,也就是創造出這同一社會關係在觀念上的抽象的表現。因此,範疇也和它所表現的關係同樣,不是永久的,它們也是歷史的過渡的產物。普魯東却完全相反,把抽象和範疇看成為最初的根源。照他的意思,創造歷史的就是它們,而不是人類。……

(見“馬克思給安能科夫”,載“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歷史唯物論的信”,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一年第二版,第一至四頁。)

在一切生產底諸要素中間，最大的生產力就是革命的階級本身。

（見馬克思“哲學底貧困”，人民出版社一九五〇年第二版，第二五〇頁。）

下面这个原理，不只是對於政治經濟学，而且對於一切歷史科学（凡屬不是研究自然界現象的科学就是歷史科学）都是革命的發現：“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所有在歷史上出現的一切社会的和國家的關係，一切宗教的和法律的体系，一切理論的觀點，都只有在瞭解了每个相应時代的物質生活条件後才能瞭解，而且所有这一切都是从这些物質生活条件中引導出來的。“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恰恰相反，正是人們的社会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这个原理是如此簡單明瞭，只要不是被唯心主义者的欺騙迷惑了的人，都是不用解釋就能够明白的。

（見恩格斯“論卡尔·馬克思著政治經濟学批判一書”，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一卷，苏联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版，第三四六頁。）

新的事实使人們對於全部以前的歷史，不能不作一番新的研究；於是就發現了，全部以前的歷史，除原始社会之外，都是階級鬥爭底歷史，这些互相鬥爭的社会的階級，在每一特定時機都是生產和交換關係底產物，一句話，就是自己時代底經濟關係底產物。因之，發現了，每一特定時代底社会經濟結構組成着真實的基礎，而各該特定歷史時期底法權制度、政治制度、宗教的、哲學的及其他的觀念底上層建築，歸根到底，均应由这个基礎來說明。黑格尔使歷史觀从形而上学下面解放出來，他使歷史觀变成了辯証的，可是他的歷史觀本質上

是唯心論的。現在唯心論從它的最後隱蔽所中，從歷史觀中，被驅逐出來了；現在歷史觀成為唯物論的了，並發現了由人們底存在去解釋他們的意識，而不是像以前那樣，用人們的意識，去解釋他們的存在的道路了。

（見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第五版，第五七頁。）

唯物史觀，從下述的原則出發，即：生產及生產之後的生產品底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底基礎；在每個歷史上出現的社會中，生產品底分配以及與之相伴的社會階級或等級的劃分，是由這個社會怎樣生產，生產什麼以及用什麼方法交換生產品來決定的。因之，一切社會變革及政治變革底基本原因，不應該求之於人們底頭腦之中，也不應該求之於人們對於永恒真理及正義的日益增長的理解之中，而應該求之於生產方式及交換方式底變更之中；換句話說，這些原因，不應求之於哲學，而應求之於各該時代的經濟。對於現存社會制度底不合理與不公平底日益覺醒的意識；“聰明變成了愚蠢，善變成了惡”的信念，不過是一種標誌，指示着生產方法及交換形式之中，已經看不見地發生了這樣的變更，使得從舊的經濟條件產生出來的社會制度，已經不能與這些變更相適應了。從上述的情形中，也就可以看到：消滅這些已經覺察了的禍害的手段，也應該以或多或少的發展的形式，具備於變化了的生產條件的本身之中。可是這些手段，決不能從理性中推論出來，而應該藉理性之助，從生產底現有的物質事實中發現出來。

（見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人民
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第五版，第五九至六〇頁。）

……我在英文中亦如在其他許多文字中一樣用“歷史唯物論”這一名詞來表示一種對於全世界歷史過程的觀點——這種觀點，是在社會底經濟發展中，在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的變化中，在由此產生的社會之劃分為階級中，更在這些階級之間的鬥爭中，去尋求一切重要的歷史事變底基本的原因和決定的動力。

（見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第五版，第一六至一七頁。）

把响亮的國家政治行為當做歷史的決定因素的觀念，已經和歷史記載同樣地陳舊了。這觀念是一種主要的原因，使得我們很少保存人民發展的記述，這種發展是在靜默中，在喧囂的言論的背後進行的，但它真正是一種動力。這觀念支配了以往的一切歷史觀，它第一次為法國復辟時代的資產階級歷史學家所動搖。

（見恩格斯“反杜林論”，參閱三聯書店一九五〇年第二版，第一九七至一九八頁。轉引自康士坦丁諾夫主編“歷史唯物主義”，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三五二頁。）

新的哲學方向，在勞動發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會史的鎖鑰，……

（見恩格斯“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第二版，第七〇頁。）

馬克思關於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底自然歷史過程的基本思想，是根本摧毀這種妄想以社會學自命的幼稚道理的。馬克思究竟是用什麼方法製定出這個基本思想的呢？他所用的方法，就是從社會生活

各种部門中劃分出經濟部門，从所有一切社会關係中劃分出生產關係，当作是決定其他一切關係的基本始初關係。

（見列寧“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会民主党人？”，載“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九六頁。）

發現唯物史觀，或更正確點說，澈底發揮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現象上去，就消滅了先前一切歷史理論底兩個主要缺點。第一，先前一切歷史理論，至多不过考察了人們歷史活動底思想動機，却沒有考究這些動機究竟是由什麼所引起，沒有捉摸到社会關係體系發展中的客觀規律性，沒有認定物質生產發展程度是這種關係底根源；第二，先前的理論恰巧沒有包括到人民羣眾底行動，只有歷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們能用自然歷史精確眼光考察羣眾生活底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底變更。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歷史學，至多不过蒐集了一些片斷的生硬事實，描寫了歷史過程底個別方面。馬克思主義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經濟形态產生、發展和衰落過程進行完備周密研究的途徑，因为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趨向底總和，將其歸因於可以確切判明的社会各階級的生活和生產条件，排斥了人們選擇單個“主導”思想或解釋這個思想時所持的主觀態度和武斷態度，揭示了一切思想和各种趨向歸因於物質生產力狀況的根源。

（見列寧“卡尔·馬克思”，載“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第二版，第二五頁。）

革命是歷史底火車頭，——馬克思這樣說過。革命是被壓迫者与被剝削者底盛大節日。民眾在其他任何時候都不如革命時期這樣能表現為新社会制度底積極創造者。在這樣的時期，人民能够作出

从市僧漸進主义狹小眼光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奇蹟。

(見列寧“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載“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六五四頁。)

按照來自上面的命令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官样文章是与社会主义的精神背道而馳的；生气蓬勃的、創造性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羣众本身的創造物。

(見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四日(公曆十七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上的演說”，載“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俄文第四版，第二五五頁。轉引自“联共(布)党史教導着什麼？”，時代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六〇頁。)

什麼是“革命澈底戰勝沙皇制度”呢？我們在上面已經看見，新火星派运用这个概念時，連這概念底最近政治意义都不能瞭解。而他們對於這個概念底階級內容是更不瞭解的。我們馬克思主义者，無論如何都不应当像現在許多革命民主主义者(如加邦之類)那樣，拿“革命”或“俄國大革命”字眼自炫。我們应当確切認識，究竟有哪些實在的社会力量是与“沙皇制度”(这是一个完全实在而且是大家所完全知道的力量)对立，且能把它“澈底戰勝”。大資產階級，地主，工廠主以及跟着解放派走的“社会人士”，决不能成为这样的力量。我們看見，他們甚至不願意澈底勝利。我們知道，他們的階級地位就使他們不能与沙皇制度作坚决鬥爭；他們是被私有財產，資本和土地等絆脚繩纏得太緊了，所以不能去作坚决的鬥爭。他們非常需要用沙皇制度及其警察官僚和軍事力量來反对無產階級与農民，所以不能力求消滅沙皇制度。祇有人民，即無產階級和農民，才是能够“澈底戰勝沙皇制度”的力量，如果我們拿基本的巨大力量來看，而把城市小資產階級与鄉村小資產階級(也是“人民”)分配到这兩個力量中去

的話。所謂“革命澈底戰勝沙皇制度”，就是實現工農革命民主專政。這一早已由前進報指出過的結論，是我們的新火星派無論如何都逃避不了的。除此而外，便沒有什麼別的力量能够澈底戰勝沙皇制度。

（見列寧“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載“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六〇三頁。）

（甲）既然如此，那末在社會物質生活條件體系中，究竟什麼是決定社會面貌，決定社會制度性質，決定社會由這一制度發展為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呢？

這樣的力量，據歷史唯物主義看來，便是人們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謀得方式，便是社會生活和發展所必需的食品、衣服、靴鞋、住房、燃料和生產工具等等物質資料生產方式。

為要生活，就需要有食品、衣服、靴鞋、住房和燃料等等，為要有這些物質資料，就必須生產它們，而為要生產它們，就需要有人們所利用來生產食品、衣服、靴鞋、住房和燃料等等的種種生產工具，就需要善於生產這些工具，就需要善於使用這些工具。

生產物質資料時所使用的生產工具，以及因有相當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而發動着生產工具並實現着物質資料生產的人，——這些要素總合起來，便構成為社會底生產力。

但生產力還只是生產底一方面，生產方式底一方面，其所表示的是人們對於他們所利用來生產物質資料的物件和自然界力量間的關係。生產底另一方面，生產方式底另一方面，便是人們彼此在生產過程中發生的關係，即人們底生產關係。人們和自然界鬥爭以及利用自然界來生產物質資料，並不是彼此孤立，彼此隔絕，各人單獨進行，

而是以团体为單位，以社会为單位來共同進行的。因此，生產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条件下都是社会的生產。人們在實現物質資料生產時，也就建立彼此間在生產內部的某种相互關係，即某种生產關係。這些關係可能是不受剝削的人們彼此間的合作和互助關係，可能是統治和服從的關係，最後，也可能是由一個生產關係形式過渡到另一個生產關係形式的過渡關係。可是，不管生產關係帶着怎樣的性質，而它們在任何時候和在任何制度下，都如社会底生產力一樣是生產底必要元素。

馬克思說：

“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影响着自然界，而且互相影响着。他們如果不用相當方式結合起來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便不能生產。為了實現生產，人們便發生一定的聯繫和關係，只有經過這些社會聯繫和社會關係，才会有人們對於自然界的關係存在，才会有生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第四二九頁）。

所以，生產，生產方式是把社會底生產力和人們底生產關係兩者都包含在內，而體現着兩者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的統一。

（乙）生產底第一個特點就是它永遠也不會長久停留在一點上，而是始終處在變更和發展狀態中，同時生產方式中的變更又必然引起全部社會制度、社會思想、政治觀點和政治制度底變更，即引起全部社會的和政治的結構底改造。人們在各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上有着各個不同的生產方式，或者粗淺一點說，過着各種不同樣式的生活。在原始公社制度下有一種生產方式，在奴隸制度下有另一種生產方式，在封建制度下有第三種生產方式，餘此類推。同時，人們底社會制度，他們的精神生活，他們的觀點，他們的政治制度，也與此適應而各不相同。

社会底生产方式怎样，社会本身在基本上也就会怎样，社会底思想和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也就会怎样。

或者粗浅一点说：人们底生活样式怎样，人们底思想样式也就会怎样。

这就是说，社会发展史首先便是生产发展史，数千百年来新陈代谢的生产方式发展史，生产力和人们生产关系发展史。

由此可见，社会发展史同时也就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底历史，即身为生产过程中基本力量并实现着社会生存所必需物质资料生产的那些劳动群众底历史。

由此可见，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便不能再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底行动，归结为国家“侵略者”和“征服者”底行动，而是首先应当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底历史，劳动群众底历史，各国人民底历史。

由此可见，研究社会历史规律的關鍵，並不是要到人们底头脑中，到社会底观点和思想中去探求，而是要到社会在每个一定历史时期所采取的生产方式中，即要到社会底经济中去探求。

由此可见，历史科学底首要任务是要研究和揭示生产底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底规律，社会经济发发展底规律。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党要想成为真正的党，首先就应精通生产发展底规律，社会经济发发展底规律。

由此可见，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错误，无产阶级党在制定自己的党纲以及进行实际活动时，首先应以生产发展底规律，应以社会经济发发展底规律为出发点。

（見斯大林“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載“列寧主义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第二版，第七〇七至七〇九頁。）